由

「一個剽竊成書的惡例」一文談起

蕭翔

三月份的「書評書目」刋有呂健忠先生「一個剽竊成書的惡例」一文，該文是比較華聯出版社先後於民國五十七年及六十五年十月出版的二本有關楚辭的書，一本是趙昇平撰「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另一本是胡子明著的「楚辭研究」，呂先生指出二書的雷同及相異之處，結論爲胡子明乃是剽竊趙昇平之書而成的。呂先生寫此文的目的有三：「一則以昭明剽竊之竄莫有甚（按：原文作「甚」，想是「甚」之誤）於此者，再則以針砭不學之徒竟有著作如此者，三則以非難出版界竟有不察如瞽而致害羣若此者。」同時也希望藉此「以提醒讀者免於多花寃枉錢如我者。」（以上皆引自呂文）

讀了呂文，頗爲呂先生多花錢買二本幾乎雷同的書感到「同情」，同時也爲呂先生肯如此費心仔細的核對二書，指出其同異之處的工夫以及敢於挺身指責出版界的不法行爲，深感「敬佩」。在仔細閱讀呂先生的大作之後，發覺呂先生似乎肯定「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趙昇平撰的，以及「楚辭研究」爲胡子明所著——這個大前題是沒錯的，只不過胡子明剽竊了趙昇平的著作而已。然事實有呂先生所未明者；以下是就筆者所知，更詳明的掀開趙、胡二書的底細，讓讀者對出版者偷天換日的手法有個了解，也同時驗明正身，還作者以清白的眞面目。

事實上，所謂「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及「楚辭研究」皆非眞正的書名，而作者當然更是虛構的，先說前書，「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之正確書名應是「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作者爲林庚，趙昇平乃子虛烏有之名，而「楚辭研究」一書是一選集的本子，收集林庚及游國恩等人著作（詳見下文）編輯成書。呂先生認爲所謂二書不同者，多爲「更易、補充、刪略」之處，這種亂加改動原文的行爲已極不道德，同時也可見出出版者之草率不負責的態度。扒這兒先說二書的作者皆是虛構，也可能是諧音虛構，「胡子明」者，「無此名」也；趙昇平者，「照昇平」也——取「照舊歌舞昇平」之意，如果此說無大誤的話，則杜撰作者之名的出版者，猶有「微言大義」乎？或者是對讀者開個小玩笑而已？關於這點，筆者就不敢妄下斷語了。

據查證，「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乃林庚所著之「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書，只是出版者省了書名之「詩人」二字以及刪除了「後記」與「再記」二文；呂先生認爲趙書與胡書雷同之十一篇，正是從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書中節錄來，放入「楚辭研究」這書的，那麼「楚辭研究」這一選集中所收各篇文章的作者爲何許人呢？據核察結果，爲使讀詳解，現在按「楚辭研究」一書的目錄逐一還原每篇作者姓名如下：

離騷題解……楊柳橋
說離騷「秋菊之落英」……游國恩
離騷「后辛菹醢」解……游國恩
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四句的解釋問題……游國恩
離騷錯簡說疑……李嘉言

離騷韻譜……衞瑜璋
湘君湘夫人……林庚
說國殤……林庚
楚辭隨筆三則……游國恩
禮魂解……林庚
涉江的斷句及錯簡（按：原爲「從楚辭的斷句說到涉江」一文的第四節，呂先生也已指出）……林庚
說橘頌……林庚
天問題解……游國恩
天問：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解……游國恩
天問：古史證二事……游國恩
天問注解的困難及其整理的線索……林庚
招魂解……林庚
招魂地理辯……林庚
屈原放逐時地考略……游國恩
楚辭中沅湘洞庭諸水斷在江南證……游國恩
楚辭辯疑八事（按：原爲「餘論」，合前二文乃是「讀騷論微初集」中「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一章）……游國恩
楚圖說……林庚
彭咸是誰……林庚

楚辭裏「兮」字的性質……林　庚
楚辭「亂曰」解……徐嘉瑞
楚辭語法……張縱逸
楚辭古音錄……陸侃如
楚辭校勘記……陸侃如

其中要說明的是，游國恩先生的各篇，除「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四句的解釋問題」一文外，其餘均可在此間書局出版的書中，找到出處。如「說離騷『秋菊之落英』」一文，編入九思出版游國恩著的「楚辭論文集」的下卷，其他均在該書的上卷，而所謂的上卷卽是商務出版游國恩著的「讀騷論微初集」一書，後來經游先生重加校訂者，下卷與原書（指游先生原著的「楚辭論文集」）亦略不同——下卷刪減了「紀念祖國偉大的詩人屈原」及「偉大的詩人屈原及其文學」二篇介紹性的文章。

我想經過上面的分析、比較結果，呂先生在文末的幾點疑問就不難找出答案了，而不再只是「胡書」剽竊「趙書」的問題而已。

走筆至此，不禁思及今天出版界的一片混亂情形，尤其翻印之中文著作，其作者姓名及書名的不實，已是讀者有目共睹而同聲慨嘆的事；能見到好書的出版，固然是讀者的幸運，但是可以推想後來者對這一代的作者、書名、版本的考證之難，該是猶有甚於我們今日考證古人之作了。